

第五卷 梁秀才改妝窺淑女 桑小姐乘夜走扁舟

詩曰：

從來好事每中離，彩鳳文鸞路兩歧。

若使當年便相合，風流佳話不為奇。

卻說張養娘領了梁生言語，懷著半錦並所寫詩句，徑到城外樂家別宅，求見桑夢蘭小姐。先是乳娘錢嫗出來接著，見他是個賣花婦人，便道：「我家小姐為沒了老爺，孝服未滿，況兼兩日身子有些不快，你來賣花，卻用你的花不著哩。」張養娘笑道：「我不是來賣花，是來賣錦。」錢嫗道：「賣什麼錦？」張養娘道：「有一位官人，藏得半幅回文錦在家，今聞你家小姐也藏著回文錦半幅，故特遣我來要將這錦兒配對。」錢嫗道：「那官人是誰？」張養娘道：「那官人是本州一個孝廉公的公子，姓梁名棟材，字用之。年方一十八歲，才貌雙全，早年入泮，人都叫他神童。前任太守柳老爺極敬愛他，常說道：『可惜我沒有女兒，若有時，定當招他為婿。』他家老相公從京師回來，於路偶得半幅回文錦，他便把錦上詩句看出幾十首，都是別人看不出的。人愛他聰明，要來與他聯姻的甚多，他卻定要像那做回文錦的女子，方纔配他。為此，姻事未就，直拖到此時。今聞你家小姐也有半幅錦，也看得出許多詩句，他道：『這纔是天緣相湊。』故特使我來作伐。」錢嫗聽說，便歡歡喜喜引著張養娘進去與夢蘭相見，把這話細述與夢蘭聽了。夢蘭問道：「如今這半幅錦在那裏？」張養娘道：「錦已帶在此。」遂於懷中取出繡囊，探出半錦。夢蘭接來看了，便也取出自己所藏半幅，一同鋪放桌上，配將起來，分毫不爽，竟是一幅圖全錦了。錢嫗、張養娘齊聲喝彩。張養娘又將梁生所寫詩句呈上，夢蘭先從頭看了一遍，見其中有兩三首與他所繹的相同，其餘的卻又是他意想所不到，心中暗暗稱奇。又細細對著錦上再讀了一遍，其聯合之巧，真出人意表，不覺喜動顏色。有一曲《啄木兒》，單道桑夢蘭小姐此時欣羨梁生之意：

回文美錦字奇，世乏竇滔，誰識此怪？今朝何物才郎，卻偏能重譜新詞！若教幻作裙釵女，也應織得相思句，羨殺他，彩筆堪當機杼。

錢嫗在旁，見夢蘭看了詩與錦，眉頭頓展，笑逐顏開，反覆把玩，不忍釋手，曉得他心裏已十分中意。因說道：「難道這位官人有恁般文才，又恰好合得這半錦？真是天賜姻緣，小姐不可錯過。」張養娘道：「梁官人也要求小姐的詩句去一看，並求這半幅錦去一對，未知可否？」夢蘭沉吟了一回，乃將半錦並自己所繹詩句都付與錢嫗，說道：「你可去那裏走一遭。」錢嫗道：「我也正要去看看那梁官人的人物如何，可配得我家小姐。」張養娘笑道：「還你一個粉妝成玉琢，就和小姐一般樣美貌的便了。」說罷，便要取了原帶來的詩與錦起身告辭。夢蘭道：「錦便取回去，詩且留在此，我還要細看。」錢嫗笑道：「小姐未見其人，先愛其文，一定是其文可以配得璇璣圖的了，待我如今去看他，包管其人也可以配得璇璣圖哩！」夢蘭聽說，微微含笑。張養娘祇取了半錦，辭了夢蘭，同著錢嫗，恰待要行，夢蘭又喚轉錢嫗，復入內室，附耳低言道：「適間所見詩句，不知可真是此生繹的，我今有一首詞在此，是我向時所作，你可一發帶去，要他面和一首來我看，若和得出，又和得好，我方信他。」錢嫗道：「小姐所見極是。」夢蘭遂取舊日所題那首《長相思》的詞付與錢嫗，又叮嚀道：「此吾終身之事所係，你此去切勿草草。」錢嫗領命，同了張養娘一徑到梁家來。梁生見了，祇道那錢嫗也是個媒婆，且不和他答話，先問張養娘道：「你曾見過桑家小姐麼？」張養娘道：「曾見來，那小姐的才貌果然名不虛傳。兩半幅錦又恰好配合，這段姻緣真乃天賜。」因指著錢嫗道：「此位便是小姐的乳娘錢媽媽。小姐特地教他拿那半錦並所寫的詩句在此送與官人看。」梁生見說，連忙起身對著錢嫗，深深的作下一個揖，慌得錢嫗還禮不迭。仔細看那梁生時，真個一表人物，有一曲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目秀眉清神氣爽，還誇舉止昂藏。天生豐骨不尋常。何即非傅粉，荀令豈熏香。

聽說彩毫花欲放，果然滿面文章。深閨祇道美無雙。今朝逢宋玉，應許赴高唐。

錢嫗見梁生豐姿俊爽，十分欣喜，隨即取出小姐所付的詩與錦遞上。張養娘也取出原帶去的半錦奉還，說道：「原錦在此，詩箋小姐還要留著細玩。」梁生接過二錦來，湊著一看，大喜道：「我祇道這後半幅錦已不可得見，不想今朝卻得聚在一處。」因問起這半錦的來由，錢嫗便把劉夫人夢遇仙女，一手持蘭，一手執錦，吩咐許多言語後，見庭中寶光掘地，得玉匣，因而獲此半錦的話，備細述了一遍。梁生聽了，驚喜道：「這是天緣前定，今日此錦既合，婚姻料無不諧之理。」言罷，即取夢蘭所繹詩句來看，纔展花箋，見字句柔妍可愛，已不覺神情飄蕩。詩句前面卻先有一篇小引，其文曰：

古名媛之撰述多矣，敏誇道蘊，智羨班姬，風流所傳，著作恆有。至於瑟鼓湘靈，笳悲邊月。寫愁腸於百轉，託別恨於三秋。長門買賦，不及樓東之自題；白頭寄吟，又聞如意之度曲。才以思深，文因情至，斯皆然已。然未有慧奪天工，想窮人力，尺素而圭璧千章，寸幅而雲霞萬狀，如蘇氏璇璣圖之邁等軼倫者也。奴幸家藏半圖，幼輒取為玩弄，更從書窺全錦，長復久於誦耽。既喜採藻之奇，尤驚組織之巧。疑是衛夫人之妙筆，化作機杼；竊謂薛夜來之神針，遜其文字。愛抒蠡測，用譯為篇，載於黃絹之中，重分幼婦之句。就兒家意量之偶及，補諸賢尋味之未全。謹得若干首為列，其章次如左。

梁生讀畢，先極口稱贊道：「何須更看詩句，祇這一篇小引，詞調鏗鏘，筆情幽秀，真六朝文選中名作，遠過則天皇后序文多矣。」道罷，再取那繹出的二三十首詩句，逐一對讀。讀一首，贊歎一首。又見其中有幾首與自己所譯相同的，愈加歡喜道：「我兩人所見略同，不謀而合，一發奇妙。至於其他章句，更多出吾意外，尤見心思之曲。有才如此，敢不敬服！」便把這幅花箋孜孜的看個不了。有一曲《玉芙蓉》，單道梁生此時欣羨桑夢蘭小姐之意：

蘇家挺秀姿才，媛難其繼，笑金輪有序，未繹新詩。今何意，佳人能解夫人字，幼女偏通幼婦詞。真奇異，疑便是，若蘭再世，想因他，自家文字自家知。

梁生贊賞了一回，因問錢嫗道：「方纔你家小姐見了我寫去的詩句，卻如何說？」錢嫗道：「官人詩句自然絕妙，小姐口雖不言，我看他心裏已十分得意。」張養娘笑道：「若不得意，不留在那裏細看了。」錢嫗道：「小姐還有一首詞在此，是他向日所作，今欲求官人面和一首。」梁生笑道：「此乃小姐欲面試小生之意，媽媽便是欽差來監試的了。」錢嫗笑道：「官人好聰明，一句便猜著。」張養娘也笑道：「怪道方纔臨行時，小姐又喚你轉去說些甚麼，原來要你來做考試官。我家梁官人是中書省考試官，你且到

題目，快取出來。」錢嫗便於袖中取出詞箋。梁生接來看時，見是一首《長相思》詞，就為這半幅回文錦而作的。吟詠了一遍，一頭贊說：「好！」一頭便取過紙筆，依韻和成一首。詞曰：

文已全，錦已全，繹得新詩婉有仙，何言不盡傳。

將半邊，合半邊，今日天章會有緣，物圓人亦圓。

梁棟材步韻求改

梁生寫完，將詞箋折成個方勝，遞與錢嫗道：「煩致意小姐，率筆奉和，尚求教正。」錢嫗初時見梁生提筆便寫，還祇道在那裏抄錄小姐的題詞，不想已和成一首，真個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喜得他連聲稱贊道：「官人酬和得恁般快捷，果然是個才子！」張養娘道：「媽媽，你還不曉得我家官人八九歲時，前任柳太爺便聞他才名，請去相見，當堂要做起什麼文章來，他也不消一刻，就做完了，那一個不稱羨哩！」錢嫗道：「官人具此高才，正當與我家小姐作配，如今待我把這和韻的詞兒，送與小姐看了，那時便可擇吉行聘。」梁生道：「但小生家寒，沒有厚聘，為之奈何？」錢嫗道：「我小姐但求真才，不求厚聘，官人不須別樣聘物，祇這半幅錦與這些詩詞便可當厚聘了。」梁生又深深作揖道：「全仗媽媽玉成。」錢嫗道：「今日且將小姐這原錦仍舊付我拿去，待擇了吉日，官人把前半幅錦做個納聘之禮，我小姐便把後半幅錦答與官人，做回聘之敬。」梁生大喜道：「如此最好，定親之日，權將二錦交換。成親之後，二錦正可合為一錦矣。」正是：

天使文鸞配彩鳳，佳人今日果重來。

梁生把後半錦仍付還錢嫗，其小姐寫來的詩詞也都留著，說道：「還要細細玩味。」錢嫗祇取了半錦，歡天喜地謝別了。梁生自去回覆夢蘭小姐不題。

且說梁生等錢嫗去後，細問張養娘道：「那小姐的才情且不必言，但他容貌果是若何？你可實對我說。」張養娘道：「小姐近日身子略有些不快，祇是懶懶的梳妝，淡淡的便服，然我看起來，雖帶三分病容，卻到有十分風韻。若是不病的時節，還不知怎樣標致哩。」梁生道：「從來才色最難兩全，有奇才的，那裏又有絕色？祇恐未必如你所言。」張養娘笑道：「官人若不信，明日花燭之夜，自去端詳便知我不是說謊了。」梁生道：「直待花燭之夜，方去端詳，卻不遲了？我本重才不重貌，若其才不真，雖有美貌，亦不足貴；若是真正有才的女子，其貌雖非絕色，而其眉目顧盼之際，行坐動止之間，自有一種天然風致，此非俗眼所能識，必須待我親自見他一面，方纔放心。」張養娘道：「官人又來，那小姐怎肯輕易見人，你如何去見得他？」梁生道：「他見了我的詩句不肯便信，又教乳娘來面試我，我今見了他的詩詞，亦未敢便信，卻不好也出題去面試他。但祇要偷覷他一面，看其外貌，即可知其內才，你怎地設個法兒教我去看一看。」張養娘搖頭道：「這個卻難。小姐身在深閨之中，官人如何得見他的面？」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

「除非等他出來的時節，或者可以略略偷看。」梁生道：「他幾時出來？」張養娘道：「他等閑也不肯輕出，祇今桑老爺停柩在城外寺裏，他有時要到寺裏去拜祭，官人或者乘此機會去偷看一看，何如？」梁生道：「這卻甚妙！」張養娘道：「待我探聽他幾時到寺裏去，卻來相報。」說罷，告辭去了。過了兩日，祇見張養娘又同著一個婆子背著一個藥箱兒到梁家來，對梁生說道：「今日是月朔，桑小姐本欲親到寺裏拜祭亡親，卻因微恙未痊，正要眼藥調理，不便出門，已遣錢乳娘代去了。前日所云，不能如願，今更有個法兒在此，但不知官人可做得？」梁生道：「是甚法兒？」張養娘指著同來的那婆子道：「這是女醫趙婆婆，是我的結義姊妹，與我極相厚的，今日恰好來，小姐要請他去看病，這也是個機會。我替官人算計，不若假扮做他的伴當，隨著他去，自然看見小姐。因此，我先和他說通了，同來與官人商議。」梁生道：「扮做伴當去也好，但錢乳娘是認得我的，雖然他今日奉小姐之命到寺裏去了，不在家裏，萬一回來撞見被他識破，不當穩便。」張養娘道：「這也慮得是，如此，卻怎生計較？」那趙藥婆笑道：「我到有個算計，祇怕官人不肯依我。」梁生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藥婆道：「我平日到人家看病，原有個女伴當跟隨的，今日那女伴當偶然他出，不曾跟得出來。我看官人豐姿標致，若扮做

了女人，卻是沒人認得出。依我說，不如竟假扮了我的女伴當，隨著我去，到可直入內室，窺覷得小姐，就使錢乳娘看見，急切那裏識得破？這算計好麼？」張養娘拍手笑道：「好算計！」梁生也笑道：「這到也使得，祇是恁般妝扮了，怎好羞人答答的在街坊上行走。」張養娘道：「這不難，喚一隻小船兒載去便了。」藥婆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張養娘便替梁生梳起頭來，用皂帕收裝停當，取出幾件舊女衣來穿了，宛然是個標致婦人。張養娘與藥婆不住口的喝彩，梁生自把鏡兒照了，也不覺大笑。你道梁生此時怎生模樣，有一首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：

皂帕輕遮鬢髮，青衣不掩朱顏。神如秋水自生妍，粗服亂頭皆艷。

祇少略刪春黛，微嫌未裹金蓮。若教束歲頂男冠，紅拂風流重見。

梁生妝扮完了，藥婆便去喚下一隻小船，攜著藥箱，同了梁生，一齊登舟，至桑家寓所門首，上了岸，同步進門。且喜此時，錢乳娘還未回來，梁生大著膽，直隨進內宅。藥婆教梁生且祇在外房坐地，自己先入臥室與夢蘭相見了。茶罷，即便診脈。梁生在外房偷從壁縫裏張看，祇見那小姐淡妝便服，風韻天然，雖帶病容，自覺美貌。有兩曲《寄生草》單說那病中美人的風致：

扑蝶慵麾扇，看花懶下階。幾回搔耳無聊賴，幾回手弄湘裙帶，幾回閑眺窗兒外。待拋書，無物遣愁懷；待開鍼，又恐添感慨。

病體嬌難掩，愁容艷未消。皺眉不減春山俏，瘦腰穩稱羅衫小，無言靜鎖櫻桃俏。祇因他，花容宜喜又宜嗔；可知道，當年西子顰難效。

梁生偷覷多時，喜得神魂飄蕩，幾不自持。想道：「張養娘之言，一些不差，看他恁般姿態，自然是個絕世聰明的女子了。」方驚喜間，祇聽得藥婆叫：「女伴當，快拿藥箱進來！」梁生便提著藥箱，步進房去。藥婆接了箱兒，自去開箱取藥，梁生卻側身立在一邊偷眼再把小姐細看。正看得好，不期錢乳娘回來了。那錢乳娘一見了梁生，便對藥婆說道：「你這女伴當倒好個俊臉兒，我仔細看起來，到有些像梁秀才的面龐。」因指著梁生笑向夢蘭道：「小姐，你若要看梁秀才面貌，祇看這女伴當便了。」夢蘭聽說，微微把眼斜睨了梁生一睨，便覺兩頰生紅。梁生十分局躑，恐怕露出馬腳，急急低著頭走出外房。藥婆也連忙取了藥，收拾藥箱，辭別了夢蘭出來，同著梁生，仍下船而去。正是：

祇為欲窺玉女面，幾乎露出本形來。

梁生回到家中，張養娘正在那裏等候，見梁生回來，忙取巾服替他換了。梁生道：「方纔若不是這般打扮了去，險些兒被他們看出破綻。」張養娘道：「官人曾窺見小姐麼？」梁生便把上項事述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小姐天姿國色，誠如你所言，我今更無他疑，即當擇吉行聘便了。」張養娘道：「可知道我不掉謊。官人如今快擇定吉期，待我說去。」當下梁生取些銀兩，謝了藥婆。張養娘同

著去了。次日，張養娘又來，梁生已選定了行聘吉日，教張養娘先去說知。張養娘領命而去。

且說桑夢蘭既見了梁生的詩與錦，復聞錢嫗誇獎他儀容俊美，又見這一首和詞來得敏妙，是錢嫗親見他信筆揮就的，便深信梁生果然才貌無雙，嫁得這等一個夫婿，足遂平生之願，心上已別無疑慮。祇因藥婆看病之日，錢嫗說那女伴當與梁生面龐相像，夢蘭是個聰明人，卻便猜得有些蹊蹺，想道：「這女伴當果是女人男相，看他豐神秀異，青衣中那有此人？況他一見乳娘說了這話，便有局躑不安之狀，莫非就是梁生假扮來的？若真個是梁生假扮了來窺看我，他既說重我文才，卻又來私窺我容貌，這便是不重才而重色，不是個志誠君子了。從來有才有貌的男子最難得有信行，風流太過，往往負心薄幸。我且不要造次，還須再試他一試。思忖已定，恰好張養娘來約聘期。夢蘭便取過筆硯，展開一幅花箋，題下一首七言絕句，付與錢嫗道：「我還有一詩在此，你可把與這養娘持去，再教梁生和來，若和得合我之意，方許行聘。」錢嫗道：「今姻事已垂成，還要做什麼詩？」夢蘭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這詩有個意思在裏邊，祇顧教他將去便了。」錢嫗不敢相違，祇得持付張養娘傳達小姐之意。張養娘道：「小姐前日已教媽媽面試過梁官人了，如何今日又要做起詩來？難道前日做來的還不中小姐意麼？」錢嫗笑道：「前日做來的，小姐見了，已極其贊歡，不知今日怎生又要做什麼詩？他說，這詩中藏著甚意思，如今你祇把去與梁官人看，便知分曉。大約正考既已取中，覆試自然停當的，不須疑慮。」張養娘聽說，祇得拿了詩箋，回見梁生，細述其事，把詩呈上。梁生展開看時，其詩曰：

千詩織就回文錦，如此陽臺暮雨何？

亦有英靈蘇蕙子，曾無悔過竇連波。

桑夢蘭索和

梁生看了，笑道：「我知小姐之意矣，他自比能織錦的蘇蕙，卻怕我不是能悔過的竇滔，祇疑文人無行，故把這詩來試我。待我即依韻和他一首，以釋其疑。說罷，便也取花箋一幅，題詩一絕道：

佳人絕世豈容多，更覓陽臺意若何？

伉儷得逢蘇蕙子，敢需後悔似連波？

梁棟材敬和

題畢，把來付張養娘，教即刻便送去。

張養娘領命再到桑家寓所，將詩箋奉與小姐，笑說道：「梁官人的覆試文章在此。」夢蘭接來，展看了一遍，微微含笑，想道：「他詩中之意，明明說有了蘇蕙，不敢更覓陽臺，若得蘇蕙為配，必不像竇滔有過而後悔。祇這一首詩，分明設下一個大誓了。」便對乳娘說：「允了他的聘期。」張養娘欣然回報梁生知道。梁生大喜，到得吉期，梁生把前半錦作聘禮送與桑小姐，夢蘭亦將後半錦作回聘，送與梁秀才。其兩人所繹詩句，與題和詩詞向已互相換看，今便大家留著，待成親之後，人錦皆圓，彼此詩詞，方可合為一集。此時，梁生禪服已終，夢蘭卻還在父喪三年之內。梁生一候小姐服滿，便要迎娶成親。看官，聽說這一場好事，全虧張養娘之力，他是被逐去的人，難得他不忘舊主，特來報信。梁生也傾心相託，竟把半錦交付與他，他又並無差誤，往來說合，玉成了佳人才子的百年姻眷。梁生深感其義，把些銀兩賞了他。自此，仍舊收他住在家裏，與梁忠夫婦一同看管家事。正是：

祇為昔年投靠，不忘犬馬之報。

當年做馬風流，今日做犬正道。

話分兩頭，不說梁生定了姻事，十分歡喜，且說樂雲與桑家說親不就，要買梁生的錦又買不成，心中正自氣悶。卻聞桑小姐到受了梁生的聘，一發惱怒，想道：「我便借屋與你居住，你卻不肯與我聯姻，到把姻事作成別人，這口氣如何消得！」便請賴本初來商議。本初自那日被梁生搶白出門之後，又羞又惱，正沒出氣處，今見樂雲與他商議此事，便攬唆道：「桑小姐白住了兄的屋，卻偏與兄相拗，極其無禮。兄如今竟催逼他出屋便了。」樂雲依言，隨即差家人去說：「這屋你家借住已久，今本宅自己要用，可作速遷開去罷！」夢蘭聞知此言，使錢乳娘宛轉回覆道：「向蒙你家相公厚意，借屋居住，感激不盡。今我小姐即日便要出嫁，一等嫁後，此屋便可交還，不煩催促。」樂家從人把這話稟復樂雲。賴本初在旁聽了笑道：「若如此，不是催他出屋，倒是催他成親了，卻不便宜了他！」樂雲道：「便是他既不允我姻事，卻偏要在我屋裏出嫁，這不是明明奚落我？」本初道：「專怪他沒禮，可連夜逐他起身。」樂雲沉吟道：「逐他去固好，但他原是個地方官的宅眷，怎好便把沒體面待他？日後倘有與桑家相知的來替他修怨，卻是不便。」本初道：「我一向也祇道桑公雖死，不無門生故吏，身後之事決不寂寞。不想他是得罪楊內相之人，沒人敢照顧他，眼見得這楚楚孤女，是沒倚靠的了。現今他原隨來的許多家人仆婦都已散去，祇有一個乳娘伴著小姐。不是我取笑說，就使黑夜裏劫了他來，也急切沒人來尋緝。吾兄如今祇顧差人去趕逐他，他迅雷不及掩耳，必將倉皇奔竄，那時跡其所行，便可別有妙計。」樂雲聽說大喜，即吩咐家人絡繹不絕的去催趕桑小姐出屋。催了一日，到得晚間，探門的探門，發瓦的發瓦，十分囉哩夢蘭當不起這般光景，家中又沒有僮僕護衛，祇錢乳娘一個，那裏禁得住這班家奴？一時無奈，祇得收拾隨身行李，連夜僱小船一隻，同著錢乳娘踉蹌下船。樂家眾僕見桑小姐已出了屋，便封閉了宅門，一關的進城回覆家主去了。

夢蘭與錢乳娘坐在船裏商量道：「如今往那裏去的是？欲待歸鄉，聞路途兵阻，不能前進；欲待徑投梁家，又無此禮，卻怎生是好？」商量了一回，夢蘭道：「我有母舅劉虛齋，現今僑居華州，我和你不如且到那裏安身罷。」錢嫗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明日進城去，說與梁官人知道了，方可行動。」夢蘭道：「不必去說，我們祇今夜便好行動，且待到了華州，然後使人來報知梁生未遲。」錢嫗道：「何必如此匆匆？」夢蘭道：「我料樂雲那廝求婚不遂，心中懷恨，不止趕逐我起身，定然還有狡謀。今眾奴回報，彼必將偵探我行蹤，於中途作祟，故為今之計，不若乘此時城門已閉，彼無從來偵探，且不料我即刻起程，我卻祇就今夜便行，聲言欲歸蜀川，暗自向華州進發，則彼雖有狡謀，無所施矣。」錢嫗道：「小姐所言極是。」於是吩咐舟子連夜趕行。有幾個寓所鄰近的人來問他將欲何往，錢嫗祇以歸蜀為詞，卻暗教舟子望華州一路而走。行過水路，舍舟登陸，僱下兩乘車子，夢蘭村妝打扮，與錢嫗各乘一車，直至華州城外。且停頓在一個井亭之內，即令車夫入城尋問劉虛齋家。誰想虛齋已於兩年前死了，房屋已賣與別姓，其家眷都不知遷往何處。車夫打聽的實，回報與夢蘭知道。夢蘭大驚，大哭。車夫不管好歹，逼了僱車錢自去了。夢蘭與錢嫗弄得走投無路，進退維谷。正是：

烏鵲更無枝可踏，窮魚安得水來依。

當下，夢蘭與錢嫗相抱而哭。夢蘭哭道：「我本深閨弱質，不幸父母俱喪，飄泊異鄉，為強暴所逐，流到此處，卻又投奔親戚不著，如此命蹇，量無道理，不如早早死休。」說罷，便望著井亭中那口大井要投將下去。慌得錢嫗和身抱住，兩個哭做一團。正苦沒

人解救，祇見遠遠地一個方面闊服的長鬚老者走將來。祇因遇著這老者，有分教：

義女拜新翁，免至花殘月缺；
師臺敦舊誼，更堪玉潤冰清。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